

阿波羅

十九号

阿 波 罗 十 九 号

〔美〕埃德温·柯利 著

卢永建 肖 颖 由建一 译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济南

内 容 提 要

小说描写了美国阿波罗十九号宇宙飞船和苏联宇宙飞船完成空间对接后，溅落在怪事丛生的大西洋的百慕大三角里时，飞船里面的三位美国宇航员不见了。对于这一事件，地球上只有美国总统一人了解真相。为了对付苏联可能作出的反应，美国总统千方百计地阻止一艘私人勘察船在飞船溅落区从事深海作业。后来，该船到百慕大三角拍摄探险影片，在深海海底发现了苏联的空间发射台和三位美国宇航员的尸体，终于揭开了秘密。

文中涉及的科学知识非常丰富，对美国社会问题揭露得相当广泛、深刻。是一部既有科学性，又有故事性的科学小说。

SARGASSO

published by sphere Books Ltd

1978

阿波罗十九号

〔美〕埃德温·柯利 著

卢永建 肖 颖 由建一 译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25印张 233千字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1,100

书号13195·34 定价 1.00 元

译者的话

科学小说始于十九世纪初叶，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它的崛起还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代。现在，科学小说已经成为西方各国较为流行的文学体裁。这种情况引起了教育界和文艺评论界的高度重视。赢得了它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象一切文学作品一样，科学小说也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为现实的科学领域，门类繁多，内容庞杂，所以科学小说呈现一派绚丽多彩的景象，内容十分丰富。有以物理学和天文学为依据的宇宙空间小说；有以数学的发展和计算机的应用为背景的电脑机器人小说；有以生物学和进化论为基础的生物科学小说；还有以心理学为根据的心灵感应小说等等。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上的每一个科学技术领域，几乎都有描写它自己的科学小说。科学技术发展，科学小说也必将出现更加繁荣昌盛的新时期。

除了科学技术的内容之外，科学小说也涉及到宽广而深刻的社会问题。有的歌颂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幸福，有的悲叹这种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有的为席卷西方世界的能源危机而大声惊呼，有的为世界人口的爆炸所潜在的危险而表示担忧……许多科学小说作家，都想通过对科学发展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看法，企图向人们提出一些解决此类问题的建议。

《阿波罗十九号》是一部比较典型的科学小说。原著译

名为《藻海》，由美国环球图书公司一九七八年出版。小说作者埃德温·柯利是美国著名科学小说作家。

小说以阿波罗十九号的溅落、打捞为背景，深刻地揭露了美苏两霸的争斗，特别揭露了社会帝国主义发展空间计划的罪恶目的。同时反映了美国和苏联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及其黑暗面。小说的故事惊险，情节动人、并且涉及了相当广泛的科学知识。

在翻译过程中，除对极个别的不健康的描述略有删节外，我们基本保留了原著的面貌。

一九八〇年一月

书中人物

理查德·杰克斯上尉：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监控电视报道的军官

贾德森·沃尔格林少将：美国核子航空母舰新奥尔良号舰长

阿瑟·洛夫乔伊：勘察船“兰普里”号船长

约翰·霍恩上校：原宇宙航行者，特约电视讲解员

斯科特·华莱士上校：豪斯顿控制中心电视广播员

霍勒斯·琼斯中校：阿波罗十九号飞船指挥

肯尼思·麦克卢尔：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主任

保罗·福赛思：勘察船“兰普里”号的船主之一

肯尼思·奥基夫：小潜艇“黄尾巴”号的指挥

格洛里亚·米切尔：中央广播协会“清晨”节目的女电视广播员

沃尔特·怀利：中央广播协会“清晨”节目的负责人和制片人

罗杰·利恩爵士：英国航海家

史蒂夫·盖恩斯：青年无线电爱好者

霍华德·福斯特：美国总统

帕特·克罗斯比：中央广播协会的电视摄像员

贝思·福赛思：保罗·福赛思之妻，《国家地理》杂志摄影记者

索尔·库什曼：美国国务卿

杰克·多布森：美国参议员和多数党领袖

诺亚·亨德森：美国能源部部长

约瑟夫·霍雷肖：黑人老水手

撒托奥莎：日本奥莎造船厂厂主，勘察船“兰普里”号船主之

黛安娜·利恩：罗杰·利恩爵士之妻

威廉·波斯蒂格林：电影制片人

杰克·贝格利：退伍军官，飞机驾驶员

安东尼·迪克斯：科学小说作家

珍妮特·洛夫乔伊：阿瑟·洛夫乔伊船长的女儿

雷·巴恩斯特普尔：勘察船“兰普里”号上的无线电技师

丹·穆斯·格雷戈里：“虎鲨”号船主，水下探宝人

露西亚：丹·穆斯·格雷戈里的女友和帮手

戴维·莱斯特：作家

埃拉德·威金斯：出租船“小富蒂”号的船长

约翰尼：埃拉德·威金斯的儿子

中村赖子：原日本贝冢剧团的演员，撒托奥莎的未婚妻

米海尔·拿波夫：苏联总理

迪米特里·阿什凯纳齐：苏联的所谓“渔业考察船”“阿卡
代米·尼波维奇”号船长

皮托·比多维：“阿卡代米·尼波维奇”号的无线电报员

亚历山大·托尔索夫：“阿卡代米·尼波维奇”号的领航员

序

“藻海”是北大西洋的一部分，是一片广大的旋涡水域。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第一次前往西印度群岛探海的时候，他首先注意到了“藻海”的存在。因为在这一带水域漂浮着一种叫做马尾藻的海草，所以人们给它取名为“藻海”。这种海藻是褐色的。叫做褐藻。褐藻有许多类似咖啡豆的果囊。靠了这些果囊使自己漂浮在水面上，因此非常易于识别。

移动的海流使“藻海”呈现环状，并且作环状运动。因而，那里的物体会逐渐地被卷入“藻海”的中心。据传说：

“藻海”里有百年前的船只仍然在漂游、腐烂，因为无风扬帆而受困，长久地陷于盘结在一起的海草之中。

藻海的北面以墨西哥湾流东进的曲线为界，西面和南面以墨西哥湾流的回流和北赤道海流为界。因为“藻海”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多年以来，人们在地图上把它移来移去。尽管受到风和海流的影响，“藻海”的边界常常有所变动。但是大家公认：“藻海”的位置是在西经 40° 至 70° 和北纬 25° 至 31° 。

这块“船只的墓地”指的是死气沉沉的“马区”；在这里，赤道无风带的气候有时持续数周。这个区域的名称出自以下的典故：很久以前，西班牙殖民主义者驾驶的帆船由于无风而停泊在那里；为了节省饮用水，他们不得不把船上的战马宰掉以维持人的生命。

现代的海洋历史学家们观察到：过去所说的多数远洋船

只在“鬼三角”失踪的神秘事件，实际上都发生在“藻海”里。

在“藻海”的下面是多样化的海底。巨大的海底山脉——北大西洋海岭，由北向南伸展着。在其他深水层，有表面起伏的百慕大高地，还有哈特拉斯和艾比索尔深海平原。在漂浮的海藻之下，绵延着极端不同的地形，它们之间的悬殊之大，恰似月球的黑暗面和光亮面之间的差别那样分明。

虽然海草下面的海水深度有好几百呎，但是平静的水面和漂浮的植物给人以水浅的印象。这种印象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使哥伦布唯恐他的船只搁浅，减低了它西行的速度。他率领的三条船，全都因为无风行驶而停泊和漂荡在那里，为黄色和绿色的海藻所困，长达数周之久。

时至今日，乘坐动力强大的船只、飞机、甚至宇宙飞船的旅行者们，依旧陷进“藻海”而永不复出。

尚且没有人能够揭开这个秘密。

第 一 部 分

溅 落

那个紧急事故按钮根本不是一个按钮，而是一个安装在通讯控制台右上角的光亮而鲜红的刀式开关。没有人记得，原先是谁在执行空间计划的早期安设了这样第一个事故按钮；那时，一切信息都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卡纳沃拉尔角的第一导弹控制中心。虽然有人把这件事归功于肖提·鲍尔斯，但是他自己却拒绝接受这种荣誉。没有书面记录肯定或者否定这一点。

这个紧急事故开关安装在一个保护罩内；在按开关以前，必须先把罩子打开。空军上尉理查德·杰克斯，就象他的许多前任一样，也常常练习这种紧急事故程序。他打开罩子和按下开关所用的最短时间是一、二秒。这样一段时间是很长的，因为经过通讯控制台的音频和视频耽搁时间被规定为七秒钟。控制台内装着高密度的二氧化铬磁带，为了防止氧化膜使音质变坏，二氧化铬磁带每周更换一次。集中控制的视频报道是由一个厚厚的金属盘来延缓时间的，这个金属盘又通过一个伺服联动装置使自己与音频磁带互相协调同步，这样就可以使二者的耽搁时间保持在千分之一秒钟之内。有一束莱塞光线阅读视频信号，并且把这些信号转变成可用的无线电输出频率。

这个控制台是空间计划中保密最严的一部分。关于推动吨位^旁、起飞速度和对月球或某个行星的敏感冲击区等一切高

度机密细节最终都被泄漏出去了，然而从来没有一个人透露下面的事实：当人们在观看美国空间发射的时候，电视屏上出现的或者广播的一切事情，实际上在七秒钟之前已经发生了。

这个控制台，是由彼得·戈德马克公司里一个“维修—装配”哥伦比亚广播系统的工程师设计的。由于这项工作，他得到了一万美元的酬金；为了使他保守秘密，有关方面每年还付给他另外两万美元。未必言明的一点是，他要进行一年一度的回访，以便更新和维修这个装置。

杰克斯上尉受命执行二十四个月的操纵控制台的值班任务。在他签署了关于这台设备的安全报告之后，他的第一个疑问是：“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他的前任约翰·弗里曼少校对他说：“那艘宇宙飞船是什么时候在发射台上烧毁的，那三个宇航员是什么时候烧死的，你还记得吗？假设我们进行了实况广播，声音和影像按实时从现场播送出去，那将会怎么样呢？当然，公众有知道情况的权利。但是，谁有权利听到那艘宇宙飞船里面发生的情况呢？现在，我们不是扣发消息，而只是延缓它，以便当再次发生事故时，在全世界听到我们的三个人死去以前，我能够按下开关。”

杰克斯接受了这种解释。在过去十一个月中，他经历了激动的时刻，为电视宣传协调着通讯联络。他心里老是希望那里有一个紧急事故开关，随时准备去按它。

但是，它从来也没有被按过。看来，它永远也不会被按下。

杰克斯的嘴边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他想少抽些

烟，但是这一点很难做到。尤其当他坐守在开关旁边时，这一点就更加难以做到。

他用手抚摸着紧急开关外面的罩子，没有理由希望今天或者将来某一天会用到这个开关。不用它也好，因为他在练习时，当他着实地按下开关来观察它的效果时，天下曾经大乱过。

象平常一样，沃尔特·克朗凯特拥有最大数量的电视观众。他把摄像机转向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联播网。几乎从空间计划存在的那天起，这位白发苍苍的新闻人士就与它建立了联系。其它联播网做了各种尝试，联合了许多广播员和特约演员，也很少挤掉克朗凯特的观众人数。

今天早上，他以大西洋为背景，不断地向那架大的彩色电视摄像机点着头，看着他的笔记本说道：“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直接听到由飞行控制系统发出的声音。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绝大部分结果。看起来，这次美苏联合空间探索所取得的成就，比我们期望的还要大。三个美国宇航员，已经在俄国空间发射台上呆了整整一个星期，双方合作是很完美的。计划中的一切实验都已完成，电影摄影和电视摄像都非常好。在几分钟以后，两艘宇宙飞船就要离开发射台而返地面。发射台即将被推开啦！”

克朗凯特身后的背景改变了。现在，他正在美国航舰新奥尔良号的驾驶台前。他把这种情景映到了安在小监视器上，并且广播说：“你们知道，新奥尔良号母舰正停泊在大西洋上，它是主要的打捞船只。它的绞机正在待命，它的蛙人都已配好。我们都在等待着宇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这艘私人勘察船叫“兰普里”号，它离开新奥尔良号不到四十海里。

它的船长阿瑟·洛夫乔伊站在驾驶台旁，看着浪涛把船头掀起来，碰击着那连接近处浮标的粗铁链。驾驶台旁的人对他非常了解，知道他现在正在着急。洛夫乔伊深陷的蓝色眼睛眯了起来，双颌收在一起，抑制了他那友善的笑容。这通常是他对世界上麻烦问题的回答。他原来乌黑发亮的头发现在已经斑白了，罩在被太阳晒黑的脸的上方，这张脸在驾驶台上守候过千百次，正如现在的情况一样。兰普里号的船长挪动了一下他那瘦长而结实的身躯，皱起了眉头。

这艘船的小型潜艇叫“黄尾巴”，它已经在水下呆了一个多小时了——起初，它只不过想作一次二十分钟的试潜。

洛夫乔伊向前探着身子，轻轻地敲打着动力指示仪上的刻度盘，这些指示仪安装在驾驶台的主要仪表盘上。

指示仪上的指针没有转动。半个小时以前，兰普里号就已经根本没有电了。任何发电机、任何蓄电池和任何电灯泡都不能发出一点微弱的火花。

此时在海面上，遇到这种事情真是令人烦恼。

那么，在水下的“黄尾巴”号潜艇里出了什么事呢？

在溅落区的第二艘出乎意料的船只，正在令人爽快的飓风里向行驶。它的船帆扬得很满，使这艘四十八英尺长的普利茅斯·霍普号游艇可以自动航行。它的主帆三百一十平方英尺，后帆一百三十平方英尺，热那亚支索帆二百二十平方英尺。普利茅斯·霍普号倾斜着破浪前进，以高于每小时八海里的速度掠过海面。要是它的船长没有睡着的话，他一

定会为此而感到非常高兴。

在理查德·杰克斯上尉的控制台上，安放四个彩色电视监视器，其中三个向他显示着主要电视网的播放情况。第四个是一个与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连在一起的集中控制器。因为这个控制器在实际时间七秒以后播送，所以三个电视网的转播在时间上与它正好一致。只有一个直接安装在控制台上的三英寸微型监视器，才向他映出了从新奥尔良号播放的实时情况。他早已学会了用一只眼睛注视着那个微型监视器，而同时随便地查看着其它监视器。他很象是一个业余无线电收发报爱好者，一边收下摩尔电码，一边与一个朋友交谈着。

杰克斯打着呵欠。今天将是漫长的一天。

沃尔特·克朗凯特看见红灯亮着，这盏红灯在一号摄像机的顶上，一号摄像机是用来拍摄特写镜头的。他把眼睛转向了这架摄像机的巨大的可变焦距镜头。

“还有不到五分钟，飞船就要离开空间发射台了，”他向他的观众说道，“你们将会听到同时用英语和俄语发出的倒数时间的声音。今天，为了使那两艘飞船重返大气层，两个指挥中心联合起来了。这是在共同计划中的最后一次实验，它将第一次对这两个国家在陆上和海上的回收方法做出直接比较。”

摄像机的角度扩大了，映出了克朗凯特的特约讲解员约翰·霍恩，他是最近从空军退休的。摄像机也映出了克朗凯特本人，他曾经是一位宇航员。